

明

史

明史卷二百十六

列傳六十七

馬愉

陳循蕭鑑

高棅

王文

江淵

徐有貞許彬

馬愉字性和臨朐人宣德二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九年秋宣宗特詔簡史官及庶常士三十七人進學文淵閣以愉爲首召試稱旨賜寶楮正統元年以楊士奇薦與苗衷高穀曹僊同直經筵明年進侍讀預修宣宗實錄成進侍讀學士五年入閣預機務尋進禮部右侍郎以父老乞歸省命馳驛行未幾還朝十二年卒贈尚書兼學士贈官兼職自謙起愉以文

學受知兩朝爲人端重簡默門無私謁辦事務崇寬厚士奇常展墓還言所歷州縣預備倉多傾圯或曰久廢難卒復愉曰政之興廢在人積貯天下大命也可緩乎士奇從其言署議以聞帝爲遣廷臣巡視修舉民多蒙其利在閤時嘗奏天下獄久者淹歲率瘞死乖天和宜簡使者分道決遣帝嘉納焉遣寇竊發帝方命將征討而別部使至衆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爲治之本因惡以及於善非法乘人之來而執之不武帝然之厚遣其使於是所部皆感悅歲入貢不絕其持論得大體類如此

陳循字德遵泰和人永樂十三年進士第一授翰林
修撰循才思颯舉習朝廷典故成祖幸北京命循取
秘閣書詣行在遂留侍馬三殿灾循陳數事皆嘉納
洪熙元年進侍講宣德初與楊濬同受命直南宮日
承顧問賜第玉河橋西凡巡幸未嘗不從五年進侍
講學士宣宗留心經史頗以文翰自雄御史張楷獻
詩帝疑其干進欲罪之循曰彼亦忠愛故也遂解御
史陳祚出按江西疏勸帝讀大學衍義帝大怒立命
往逮既而問循循頓首曰祚小臣處遠方不知聖學
淵源然其心則無他也帝怒稍平後竟死正統元

年兼經筵講官七年進翰林院學士九年入文淵閣
典機務先是廷議時政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皆
預至是士奇榮已卒循及曹鳳馬愉遂得預議明年
進循戶部右侍郎兼學士土木之變人情洶洶循居
中用事所言多見採納進戶部尚書兼職如故也先
犯京師循請勅各邊精騎入衛且馳檄招諭回番以
疑敵帝皆從其計景泰二年循葬妻與鄉人爭墓地
令家奴訐鄉人侵占欲殺守墓者巡按御史周鑑訊
驗無狀抵奴罪循怒撫鑑事奏之命御史王豪覆按
豪奏循所言皆妄循志甚復劾豪黨鑑於是給事中

林聰等極論循罪帝心然聰等言然以循大臣卒置
不問初循本以才望顯及是素譽頓墮焉國進少保
兼文淵閣大學士帝欲易太子內畏諸閣臣先期賜
循及高穀白金百兩江淵王一寧蕭鐵五十兩以餌
之比下詔議易儲循等遂不敢爭三年四月加太子
太傅復賜黃金五十兩其年秋偕同官陳時政九寧
皆報可循既見寵任乃集古帝王行事名曰勤政要
典上之是年河南河北久雪麥苗皆死循等請發帑
金市麥種賦貧民令更藝帝皆嘉納七年進華蓋殿
大學士兼文淵閣如故是年秋循子英及王文子倫

順天鄉試被黜相與誣搆考官劉儼等爲六科給事中張寧等所劾帝亦終不罪英宗復位于謙王文皆置重典杖循百戍鐵嶺衛循久居政地刻躁多私爲士論所薄至嚴譴則石亨徐有貞輩爲之非帝意也後亨等敗循自貶所上疏自訟因言天位陛下所固有百官六軍誰不傾心愛戴當天與人歸之時群臣備法駕設大樂恭詣南內奉請臨朝非特宮禁不驚抑亦可示天下萬世而亨等僥倖一時計不出此卒皆自取禍敗臣伏事累葉曾著微勞實爲所擠惟陛下憐察帝憫之詔釋爲民歸一年卒成化中于謙事

璽循子引例請恤乃復官賜祭循同邑蕭鑑字孟勤
宣德二年舉進士需次于家八年帝命楊溥合選三
科所得士拔二十八人爲庶吉士鑑爲首授編修正
統三年預修宣德實錄成進侍讀久之代李時勉爲
國子監祭酒鑑善啟誘景泰初以老疾辭監丞鮑相
率監生三千人叩闕請留帝可其奏尋充經筵講官
明年帝幸學講尚書稱旨其冬以本官兼翰林學士
入直文淵閣尋進戶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易儲議起
鑑曰無易樹子霸者所禁矧天朝乎不聽加太子少
師家寧通志成進戶部尚書帝不豫諸臣議復憲宗

東宮東部侍郎私以問鉉鉉曰既退不可再也英宗復位遂削籍天順八年卒成化中復官賜祭鉉學問該博文章爾雅言動可稱然性猜忌遇事多退避云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中書舍人仁宗即位改春坊司直郎尋遷翰林侍講正統十年由侍講學士進工部右侍郎入內閣典機務景帝初進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閣務如故英宗將還奉迎禮薄有千戶龔遂榮者投書於穀具言禮宜從厚穀袖之入朝徧示廷臣曰武夫尚知禮况儒臣乎衆善其言議欲以聞都御史王文不可

已而言官奏之詰所從得穀對曰是臣所因抗章懇
請如遂榮指帝雖不從亦不之罪景泰二年進少保
東閣大學士明年易儲加太子太傅五年以應天鳳
陽災異命穀往祀三陵且賑恤貧民七年進謹身殿
大學士仍兼東閣是時內閣七人言語多齟齬穀清
直持議獨正王文雖由穀薦引亦不相得且擠穀穀
屢疏乞解機務不許都給事中林聰忤權要下獄論
死穀力救聰得薄譴陳循及文以子不得舉鄉試構
考官劉儼黃諫中以危法穀方在告強起欲救之會
帝命禮部會穀覆閱試卷穀力言儼等無私且曰貴

曹興寒士競進已不可況不安義命欲因此構考官
乎帝乃賜循文子中式但黜林挺一人事得已英宗
復位循文等皆誅竄穀謝病英宗謂穀長者語廷臣
曰穀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帛
襲衣給驛舟以歸尋復賜勅獎諭穀既去位杜門絕
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居四年卒年七十
穀美丰儀樂儉素官中書時嘗奉命寫經寺中遇雨
徒跣歸或勞苦之穀對曰穀何足恤盍達執政白上
正其事所全更不大乎聞者偉之及位台司敝廬瘠
田而已成化初贈太保謚文毅子垣弘治中以戶部

主事出覈蕪松諸府水災要賄狼籍爲巡按御史吳
一貫所發坐謫戍岷好侈多稱貸於人至是責家隨
之故以墨敗

王文字千之初名強東鹿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授
監察御史持廉奉法爲都御史顧佐所稱宣德末奉
命治彰德妖賊張普祥獄還奏稱旨賜今名遷陝西
按察使遭父憂命奔喪畢起視事正統三年以薦擢
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入爲大理卿六年遷右都御
史振飭憲紀中外憚其風采九年出視延綏寧夏邊
務勅治失律將校都督黃真以下二十人罪邊徼爲

肅明年代陳鑑鎮守陝西平涼臨洮輩昌饒奏免其
租尋進左都御史在陝五年鎮靜不擾景泰改元召
掌院事文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嚴冷與陳鑑同官
一揖之外未嘗接談諸御史畏之若神然中實柔媚
初按大理少卿薛瑄獄希王振指欲坐瑄死至是中
宦金英縱奴犯法下都察院治文鑑等但抵奴罪不
及英爲給事中林聰等所劾下詔獄二人具伏乃宥
之內閣江淵嘗言法司斷獄多枉有詔辨理文及刑
部尚書俞士悅遂求罷文言淵嘗私以事不聽故見
誣乞賜推詰帝兩宥之三年春加太子太保時文當

出鎮陝西諸御史奏留之遂不行尋以南京地震江淮北大水命文巡視文偕南京九卿議上軍民便宜九事又言徐淮間饑甚而南京儲蓄有餘請盡發徐淮倉粟賑貸以應輸南京者轉輸徐淮補其缺皆報可是時陳循見任好剛自用高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彊悍思引與共政以敵之乃疏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遂舉文於是詔用文明年自江淮還朝改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二品大臣入閣治文始文雖爲穀所引而穀性遲重循性明決文反與循合而不附穀其後文以子倫故欲傾考官又

用穀畜而罷由是兩人卒不相得文尋遣母喪奪服
如前五年江淮大水復命巡視先是蘇松常鎮四府
糧每四石折白金一兩民便之後戶部仍徵米輸徐
淮凡一百十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石有致破家者
文首用便宜停之又發廩賑饑民三百六十餘萬民
大感悅時年饑多盜文捕獲長洲盜許道師等二百
人欲張大其功坐以謀逆大理卿薛瑄辨其誣給事
中王鎮乞會廷臣勘實於是坐誅者十六人而已還
進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再進謹身殿大學士仍兼東
閣初英宗之還也廷臣議奉迎禮文時爲都御史厲

聲曰公等謂上皇果還耶也先豈真不索上地金帛而遽送駕來耶衆素畏文聞文言皆愕竟不決而罷及易儲議起文率先承命至是景帝不豫群臣欲乞還沂王東宮文意難之曰知上意誰屬耶乃疏請早選元良疏甫上而英宗復位石亨等嗾言官劾文與于謙等謀立襄世子命鞠于廷文力辨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辭氣激壯廷臣知其誣無敢爲之言者遂與謙同斬於市諸子悉戍邊成化初赦還尋復官賜祭弘治中贈太保諡毅愍倫改名宗彛中成化二年進士歷戶部郎

中出理遼東餉中官汪直東征言宗彞督餉有功擢
太僕少卿弘治中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卒諡安簡
江淵字世用江津人宣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正統十二年以侍讀與杜寧等十人同入文淵閣
肄業邸王監國徐有貞倡議南遷太監金英叱出之
踉蹌遇左掖門時淵適入迎問之有貞曰以吾議南
遷不合也於是淵入極陳固守之策遂見知於王超
擢刑部右侍郎也先薄京師命淵叅都督孫鍾軍事
景泰元年出視紫荆倒馬白羊諸關隘督修鴈門關
其秋遂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入閣預機務明年大理

丞薛瑄自松潘督餉還乞致仕淵請留之以慰人望而薦禮部侍郎王一寧可大用詔一寧侍經筵瑄留任又言今春土星入垣近太白晝見日食朔旦皆紀綱不振法度縱弛所致往者星變大臣求退朝廷不許終泰班行今不可復事姑息臣乞先賜罷斥則如臣冒濫者亦必自省退避然後慎簡賢才以資任使庶可感天和銷災眚帝優詔慰留又明年京師久雪不霽淵上言漢劉向曰凡兩陰也雪又兩之陰也茲當仲春少陽用事而寒氣脅之占法謂人君刑法暴濫之象伏惟陛下恩威溥洽未嘗不赦過宥罪竊恐

有司奉行無狀，寬抑或有未伸。且向者下明詔，免景泰二年田租之三。今復移檄追征，則是朝廷自失。太信於民怨氣，鬱結良由此也。願陛下渙發德音，信詔令以保萬類。幸甚。帝乃令法司申寬濫詰，戶部違詔故下尚書金濂於獄，卒免。我如令東宮既易，加太子太師、四川巡撫李匡不職，以淵言罷之。遭母憂，詔奔喪畢，起復視事。初，侍講學士倪謙遭喪，營奪情。淵即薦謙為講官。謙遂奪哀至。是御史周文言嚮者淵之引謙，正自為今日。地既不盡孝，安望盡忠？况經筵必衣錦繡，賜酒饌，二人將何以為清？守以茲既處分置。

不開但命群臣遣使無評濫保正平山與河南江北
饑命同平江侯陳豫往撫之洲請築淮安月城以護
常盈倉廣徐州東城以護廣運倉并上軍民便宜數
事帝悉命議行時江北沿饑淮安糧輸運在塗者洲
悉追還備服漕卒乘機侵耗事聞遣御史按實洲被
劾當削籍廷臣以洲守便宜不當罪帝宥之時閣臣
既不相協而陳循王文光刻私洲好議論每爲同官
所抑意忽忽不樂會兵部尚書于謙以病在告詔推
一人協理部事洲心欲得之循等佯推洲而密令商
賂單漢示以石兵江工四字洲在旁不知也比詔下

謫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而以淵代璞淵大失望葉宗復位與陳循等俱謫戍遼東未幾卒初黃琬之奏易儲也或疑淵主之丘濬曰此易辨也廣西紙與京師異索奏視之是非立別矣驗之果廣西紙其誣乃白成化初復官

徐有貞字元武初名理吳人宣德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爲人短小精悍多智數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陰陽方術之書無不諳究時承平既久而西南用兵不息理以爲憂正統七年疏陳兵政五事帝善之而不能用尋進侍講十四年秋熒惑入南

時程私語友人劉溥曰禍不遠矣必命于南還及
出未難作卿王召廷臣問計程大言曰驗之星象稽
之曆數天命已去惟南還可以紓難太監金英叱之
胡濙陳循咸執不可兵部侍郎于謙曰言南還者可
斬也程大沮不敢復言景帝即位遣科道官十五人
募兵於外程行監察御史事往彰德寇退召還仍故
官程急於榮進自勑南還議爲內廷訕笑久不得遷
因遺陳循玉帶且用星術言公帶將玉矣無何循果
加少保大喜因屢薦之而是時用人多決于少保謙
理屬謙門下士進說求國子祭酒謙爲言於帝帝曰

此議南遷徐程即爲今傾危將壞諸國子生心術偏
理不知謙之薦之也以爲沮已深怨謙循勸程改名
因名有貞景泰三年遷右諭德昔河決沙灣已七載
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乃擢左僉都御史
治之至張秋相度水勢條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
河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淺
滯運艘請急塞決口帝勅有貞如竑議毋執已見有
貞守便宜上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
臣但知塞決口爲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
勞無益臣不敢邀近功詔從其言作貞於是大集民

夫躬親督率閱五百五十日而工成之二未成也
帝以轉漕爲急命廷臣議方畧工部尚書江淵等請
遣中官偕文武大臣督京軍五萬人往助役期三月
畢正有貞言京軍一出日費不貲遇漲則束手坐視
無所施力今泄口已合決堤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
足集事廷議遂寢事竣召還佐院事帝厚勞之尋復
出視漕河濟寧十三州縣河夫多負官馬及他雜辦
所司趣之亟有貞爲言免之顏孟二氏子孫賜田六
十頃爲豪強侵占無以供祭有貞請勅有司釐正除
異賦授帝亦報可七年秋山東大水河堤多壞惟有

貞所築如故有貞乃修舊堤決口自臨清抵濟寧各
置減水閘水患悉平還朝帝召見獎勞有加進左副
都御史景帝不豫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等謀迎復
上皇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
爲徐元玉善奇算盡興圖之元玉有貞舊字也亨即
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軌曰已
陰達之矣乃令太監曹吉祥入白太后辛巳夜諸人
復會有貞所有貞升屋覽乾象亟下曰時至矣勿失
時方有邊警有貞令軌詭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內亨
掌門鑰夜四鼓開張樓門納之既入使門以遏外兵

時天色晦冥，亨輒皆惶惑，謂有異。曰：「寧當濟否？」有貞大言必濟。趣之行。既薄南城門，鎗毀牆以入。上皇燈下獨出問故。有貞等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舉兵士，惶懼不能舉。有貞率諸人助挽以行。忽星月開朗。上皇各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勿內。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反走。乃升奉天門。有貞等常服謁賀。呼鵬歲先是傳景帝明當升朝，群臣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及殿中呼噪聲，方驚愕。俄諸門畢啟，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復位矣。」趣入賀。即命有貞兼學士入內閣，叅預機務。明日加兵部尚書。有貞謂亨曰：「願得

冠側注從兄後亨爲言於帝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賜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祿千一百石世錦衣指揮使納誥券有貞誣少保謙大學士王文殺之內閣諸臣斥逐畧盡即素德陳循亦弗救事權盡歸掌握中外咸側目而有貞愈益發舒進見無時帝亦傾心委任有貞既得志則思自異於曹石窺帝於二人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抑之且微言其貪橫狀帝亦爲之動御史楊瑄劾亨吉祥侵民田不法帝問有貞及李賢皆對如瑄奏有詔獎瑄亨與吉祥大怨恨日夜謀搆有貞而希眷顧日隆

時時屏人密語吉祥輒令小豎竊聽故洩之帝驚問
曰安所受此語則對曰有貞實漏言前後某日語某
事外間無弗聞帝自是疎有貞會御史張鵬等欲糾
亨他罪未上而給事中王鉉泄之亨與吉祥二人乃
泣訴於帝謂內閣實主之遂下諸御史獄并逮繫有
頃及李賢忽雷雹交作大風折木帝感悟而重違亨
等意乃釋有貞出爲廣東叅政亨等憾未已必欲殺
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云有貞怨望使其客馬
士權者爲之遂追執有貞於德州并士權下詔獄籍
治無驗會承天門災肆赦亨吉祥慮有貞見釋言於

帝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辭云績禹成功又自撰封
邑武功禹受禪爲帝武功者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
非望帝出以示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奏當棄市
詔徙金齒爲民亨敗帝從容謂李賢王勣曰徐有貞
何大罪爲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成化初復冠
帶閒住有貞既釋歸猶冀帝復召嘗時仰觀天象謂
將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
征兩廣有功乃擲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耶遂放
浪山水間十餘年乃卒有貞初出獄時拊士權背曰
子義士也他日一女相托金齒歸士權時往候之絕

不及婚事士權辭去終身不言其事人以是薄有貞
而重士權許彬字道中寧陽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改
庶吉士授檢討正統末年累遷太常少卿兼翰林侍
詔提督四夷館上皇將還遣彬至宣府奉迎上皇命
書罪已詔及諭群臣勅遣祭土木陣亡官軍以此受
知上皇還擢本寺卿英宗復位進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入直文淵閣未幾爲石亨所忌出爲南京
禮部右侍郎甫行貶陝西叅政至則乞休去成化初
命以侍郎致仕尋卒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人一
時浮蕩之士多出其門晚叅大政方欲杜門謝客而

客惡其變態競相騰謗竟不安其位

論曰馬愉厚重高毅清直執論具知大體用能以功名終陳循王文深刻多私復持以剛愎固有得禍之理矣江淵鹿鹿浮沉寡所豎立徐有貞饒於智數乘隙以逞大都傾危之士也以云大受不亦難乎

明史卷二百十七

列傳六十八

楊

洪子俊

從子能

信

石

亨

從子彪

郭

登

朱

謙子永

孫暉

楊洪字宗道六合人嗣祖職爲漢中百戶調開平勇
敢善騎射撫士卒有恩遇敵輒身先突陷嘗從成祖
北征至幹難河獲人馬還帝曰將才令識其名後進
千戶宣德四年命以精騎二百專巡徽塞上降璽書
獎諭由是名漸著繼命城西猫兒谷留兵戍之八年
巡徽至紅山遇敵搏戰敵引却且戰且行至禮拜寺
縱擊敗之英宗立累功至指揮使充遊擊將軍再以

功進都指揮僉事時先朝宿將已盡洪後起敢戰遂
知名於時爲人機變敏捷善出奇搗虛或夜劫營壘
未嘗小挫雖爲偏校中朝大臣知其能深倚之有毀
之者輒曲加將護洪由是得展其才正統初中官韓
政阮鸞疏洪短帝知其誣切責政鸞而命洪副都督
僉事李謙守備赤城獨石謙老而怯與洪不相能洪
每調軍謙輒揚言曰非吾毒若皆洪也洪嘗勵將士
殺賊謙笑曰徒殺吾人耳賊可盡乎於是邊備日弛
御史張鵬劾罷謙遂命洪代其後指揮杜衡部卒李
全皆訐奏洪罪帝從尚書魏源言謫衡廣西又執全

赴洪自治洪既感知遇益自奮而朝廷亦益厚之每
奏捷功雖微必叙洪初敗兀良哈兵執其部長朵樂
帖木兒既代謙任復敗其兵於西涼亭帝降勅嘉獎
又勅宣大總兵譚廣陳懷曰楊洪破賊西涼亭即前
寇延綏爲指揮王禎所敗者此賊常越東勝而西去
若軍甚通顧不能撲滅視洪等愧否三年洪擊賊于
伯顏山馬蹶傷足戰益力敗之禽其部長也陵台等
四人追至寶昌州又禽阿台荅剌花等五人賊大敗
遁去璽書慰勞遣醫視疾進都指揮同知賞賚甚厚
尋以譚廣老命洪充右叅將佐之洪建議加築開平

城拓龍門所自獨石至潮河川增置墩臺六十形勢
相接進都指揮使四年與兀良哈兵戰三岔口八年
追敵至亦把脫河皆有功再遷都督同知明年兀良
哈兵寇延綏洪率所部出大同境至黑山迤北邀其
歸騎破之於克列蘇進左都督十二年充總兵官代
郭珪鎮宣府自宣德以來迤北與中國和好未嘗大
舉入寇其擾邊者多不過數百騎少或數十騎然他
將率巽懦而洪獨以敢力戰被寵遇至大將迤北亦
憚之稱烏楊王瓦剌使者至可汗脫脫不花太師也
先皆致書於洪并遺之馬洪聞於朝勅令受之而報

以禮嗣後往來輒有貺遺帝方信任洪不責也及帝
既北狩道宣府也先傳帝命趨開門城上人對曰所
守者庄上城池也天已暮門不敢開且洪已他往也
先乃擁駕去景帝監國封洪昌平伯也先復令帝爲
書遺洪洪封上之時景帝已即位馳使報洪上皇書
僞也自今雖真書悉拒毋受於是洪一意堅守也先
逼京師詔洪急將兵二萬入衛比至寇已退勅洪與
孫鏜范廣等追擊餘寇破之霸州還所掠人畜萬計
及聞寇返關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殲既退
猶以功加進侯命率所部留京師且督京營訓練兼

掌左府事時朝廷以洪夙將所言莫不納嘗陳禦寇
三策又奏三千諸營將校率縱軍士富且壯者徒以
貧弱充伍請一一簡汰帝皆從之景泰元年于謙以
邊驚未息請勅洪與石亨條上方畧洪於是列上四
事且請重謙將權帝曰謙總督軍務即將權也餘令
兵部議行都督宮聚王喜張斌先坐罪繫獄洪與石
亨柳溥張軌薦三人曾經戰陣請釋令立功詔許之
言官劾洪等黨邪撓政不聽其秋予世券明年命佩
鎮朔大將軍印還鎮宣府從子能信充左右叅將洪
奏曰臣既佩印充總兵官而兄子能都督同知信都

潛僉事俱叅將子俊右都督管三千營一門父子官
至極品手握重兵盛滿難居分宜知止乞賜臣休致
終餘年或分調俊等他鎮帝不許居數月以疾召還
京卒帝震悼賜祭塋贈潁國公謚武襄洪久居宣府
御軍嚴肅士馬精強爲一時邊將冠頗好文學親儒
者嘗請建學宣府教諸將子弟識者多之子傑嗣傑
上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蒼頭得官者十六人臣大懼
不足報稱乞停蒼頭楊釗等職詔許之仍令給俸傑
卒無子庶兄俊嗣俊初以舍人從軍累官指揮僉事
守獨石父洪奏其戰功進署都指揮僉事移守馬營

久之命總督獨石永寧諸處邊務景帝即位給事中
金達奉使獨石劾俊貪侈無勇畧乃召還也先犯京
師俊敗其別部於居庸進都督僉事與副都御史羅
通等修治沿邊關隘未幾充右叅將佐朱謙鎮宣府
初太監喜寧降賊數誘賊入犯中朝惠之購能禽斬
寧者賞黃金千兩白金二萬兩爵封侯至是爲都指
揮江福所獲俊冒其功言官及兵部請如詔帝不允
加右都督賜金幣既而事露兵部請下俊獄奪所加
官帝宥俊罪別賞福等俊恃父勢橫恣嘗以私憾杖
都指揮僉事陶忠至死洪懼奏俊輕躁必悞邊乞令

來京隨臣操練許之既至言官交劾下獄論斬詔宥之令隨洪立功尋充遊擊將軍巡徼京西諸府還督三千營訓練景泰三年也先弒可汗脫脫不花俊上疏曰也先既弒其主并其衆東西萬里皆受約束此其包藏禍心窺伺邊境直須時動耳聞其妻孥輜重去宣府纔數百里壯健士馬屯沙窩者去邊尤近我緣邊宿兵不下數十萬宜分兵爲奇正以正兵列營大同宣府而奇兵伏獨石偏頭關諸處誘使來侵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奇兵晝夜倍道搗其巢穴彼必還兵自救我乘其奔潰奇正夾擊破之必矣疏下

廷議于謙等以計非萬全遂寢圍營初設命俊分督
四營四年再充遊擊將軍送瓦剌使歸至永寧被酒
執都指揮姚貴杖之八十且縛出軍門令斬之曰朝
廷賜我令旗得專殺我嘗杖死陶都指揮獨不能殺
汝耶諸將力解而止貴訴於朝宣府叅政葉盛亦論
俊罪以俊嘗潰于獨石斥爲敗軍之將俊上疏自理
悉封還所賜勅書以明已功於是言官劾其跋扈廷
鞠論斬錮之獄會傑卒傑母魏氏請暫釋俊營傑葬
事乃宥死降都督僉事旋襲父爵并辭楊釗等俸會
家人告俊侵盜軍儲再下獄論死輸贖還爵久之又

告俊烝庶母以烝未成免死奪爵命其子珍襲俊初
守永寧懷來關也先欲奉上皇還密戒將士毋輕納
既還又言是將爲禍本及上皇復位張軌與俊不協
言於朝遂徵下詔獄坐誅奪珍爵戍廣西憲宗立授
龍虎衛指揮使能字文敬沉毅善騎射從洪屢立遠
功爲開平衛指揮使正統末再以功進都指揮僉事
景泰元年進同知充遊擊將軍沿邊巡徼三月賊犯
蔚州能與俊所將兵萬人畏賊不進復與紀廣禦賊
野狐嶺遇伏兵敗能傷右膝爲巡按御史張昊所劾
于謙等言能實鏖戰乃宥其罪尋命與石彪各統精

兵三千訓練備調遣再加都督僉事明年進同知充
左叅將隨洪守宣府三年冬改充左副總兵巡撫李
秉勅能貪情詔勿問五年召還總神機營勅都督張
通私役士卒詔奪通職天順初以左都督爲宣府總
兵官與石彪破賊磨兒山封武強伯是時也先已死
孛來繼興能欲約兀良哈與其劔賊壘以信砲與之
兵部劾其非計帝以能志在滅賊置不問四年賊二
百騎犯宣府能禦之失利士卒多傷復爲兵部所劾
帝亦宥之是年卒無子倫襲羽林指揮使信字文實
幼從洪擊賊興州賊將躍馬出陣前信直前搏戰禽

以是知名累功至指揮僉事正統末進都指揮僉
事守柴溝堡也先犯京師信率兵入衛進都指揮同
知景泰改元守懷來賊三十餘人入寇信與都督范
廣竟不能禦及護餉永寧行十餘里聞砲即奔皆被
勅朝議以時方用兵置不問明年進都督僉事充右
叅將仍守懷來永寧尋轉左叅將五年進都督僉事
代能為左副總兵鎮宣府上言鹿角之制臨陣可捍
敵馬結營可衛士卒每隊宜置十具繼以團牌又繼
以神銃弓矢遇敵團牌拒前鹿角列後神銃弓矢相
繼遞發則守無不固戰無不克從之天順初移鎮延

綏進都督同知明年破賊於青陽溝大獲封彰武伯
佩副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如故延綏之設總兵佩
印自信始也頃之破賊高家堡三年與石彪大破賊
於野馬澗明年賊二萬騎寇榆林信擊却之追奔至
金雞峪斬平章阿孫帖木兒還所掠人畜萬計其冬
代李文鎮大同憲宗即位信自陳前後戰功予世券
成化元年冬賊犯延綏信禦之無功還督三千營毛
里孩據河套命佩將軍印總諸鎮兵禦之賊既渡河
坑去已復還據套且分兵掠永泉營及朔州信等屢
却之賊遂東入大同寇掠因詔信還鎮夫同六年信

與副將徐恕叅將張瑛分道出塞適遇敵南侵與戰於胡柴溝敗之賊且戰且却我軍轉戰益力復敗之獲馬五百餘匹璽書獎勵信在邊三十年鎮以安靜人樂爲用而性好營利代王嘗奏其違法事詔停一歲祿十三年冬卒於鎮贈侯諡武毅洪父子兄弟皆佩將印一門三侯伯威名震邊陲一時言名將皆推楊氏昌平侯既廢能以流爵弗世而信獨傳其子瑾弘治初領將軍宿衛三傳至曾孫炳隆慶時協守南原詔掌京營戎政累加少師卒諡恭襄傳子至孫崇獻季自成陷京師被殺福王立贈彰武侯

石亨渭南人生有異狀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子魁
魁梧似之鬚亦過腹二人嘗貰酒入肆有相者見之
驚曰今當平世何二人有封侯相乎亨嗣世父職爲
寬河衛指揮僉事善騎射有胆力好用大刀每戰舞
刃陷陣輒摧破正統元年春以獲首功累遷都指揮
僉事頃之賊入掠黃牛坡亨奮擊敗之獲馬甚衆三
年賊三百餘騎飲馬黃河亨追擊至官山下多所斬
獲進都指揮同知尋充左叅將協守大同建言邊餉
難繼請分軍三千墾大同迤西曠土可歲增糧萬八
千石減軍士月糧如之詔即議行八年冬賊犯延安

亨追至金山敗之再遷都督僉事亨以國制搜將才
未廣請倣古置軍謀宏遠智識絕倫等科令人得自
進報可十四年與他將巡徼塞外至箭豁山擊敗兀
良哈寇俘斬五十餘人進都督同知當是時邊將智
勇者推楊洪其次則亨亨雖位偏將中朝倚之無殊
大帥故事亦爲盡力其秋也先大舉寇大同西寧侯
宋瑛武進伯朱冕等戰沒亨單騎奔還詔降爲事官
募兵自効未幾英宗蒙塵邸王監國召掌五軍大營
進右都督無何封武清伯也先逼京師命亨偕都督
鞠瑾等九將分統京軍二十萬人營九門外皆受亨

節制以德勝門尤當敵衝特以命亨時尚書于謙主
號令新定戰格臨陣有進無退將不顧軍先退者掌
令官立斬其首軍不顧將者後隊斬前隊由是諸將
惕息無敢不受約束寇首薄彰儀門都督高禮等却
之轉至德勝門外謙亨先伏兵空舍遣數騎誘之佯
敗寇以萬衆來追伏兵起擊以神砲火器寇大奔死
者甚衆既而圍孫鏜西直門外亨分兵往援寇引却
相持五日見我軍嚴整不可敗遂歛衆西遁論功亨
爲多進武清侯景泰元年二月命佩鎮朔大將軍印
赴大同巡哨遇賊敗之其秋予世襲誥券三年帝將

易儲加亨太子太師于謙之立園營也命亨提督充
總兵官如故八年帝將郊出宿齋宮疾不能行禮召
亨令代亨受命榻前見帝病甚畢事遂有異志密與
張軌曹吉祥等謀立上皇上皇既復辟以亨首功進
爵忠國公眷顧隆異言無不從亨由是勢燄薰灼肆
爲非法弟侄家人冒功官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
故竄名奪門籍得官者至四千餘人兩京大臣竄逐
殆盡引用儉邪充其位如太僕丞孫弘郎中陳汝言
蕭璵張用瀚却璜龍文朱銓員外郎劉本道並引爲
侍郎非其私人則皆以重賄故時有朱三千龍八百

之訪一時嗜進競走其門其他武職自小校拔爲都督者不可勝紀既以私憾殺于謙范廣等以給事中成章御史甘澤等九人嘗攻其失貶黜之數興大獄構陷徐有貞耿九疇岳正而戍楊瑄張鵬謫周斌盛顯等又惡文臣烏巡撫抑武臣不得肆盡撤還之由是大權悉歸於亨亨無日不進見干預政事即徵召亦必假事以進出則張大其勢以市權驕貨帝久不能堪嘗與李賢言及賢曰惟獨斷可以己之帝曰非不欲獨斷其如不從彼即輒然見於色賢曰陛下以禮諭之彼安敢不服帝然之一日語賢曰閣臣有

事須燕見彼武臣耳何故頻來遂勅左順門關者自
今非宣召毋納總兵官亨自此燕見漸稀亨嘗白帝
乞立碑於其祖墓工部希亨指請勅有司建立翰林
院撰文帝以永樂以來無爲功臣祖宗立碑例命亨
自立貴部臣而宥之初帝命所司爲亨建第既成壯
麗踰制帝一日登城見之問誰所居恭順侯謬對曰
此必王府帝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踰若此帝
領之是時亨既權侂人主而從子彪亦封定遠侯驕
橫如其父兩家所蓄材官武士不下數萬中外將帥
率出其門由是都人側目咸疑其有不軌志三年秋

彪謀鎮大同令千戶楊斌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問得實帝震怒下彪詔獄亨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帝亦不許及鞠彪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床諸不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命亨養病先是亨私遣京衛指揮裴瑄出關市木又私遣大同指揮盧昭追捕亡者至是事覺法司交章請罪亨帝猶置不問法司再鞠彪言彪初爲大同遊擊以代王增祿攘爲己功王至跪謝自是數欺彪必出欺妓行酒彪凌侮親王罪亦當死因劾亨招權納賕肆行無忌私與術士鄒叔義等談論天文妄說休咎宜

置重典命彪仍錮於獄亨聞住絕其朝參科道官獲連章劾其罪帝不問時議革奪門功并治其黨與於是申亨得官者悉汰斥朝署爲之一清明年正月錦依指揮逯杲奏亨怨望愈甚與縱孫後等日造妖言蓄養無賴黨伺朝廷動靜不軌之迹已著廷臣亦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斬沒其家貲踰月亨瘦死彪及後並伏誅彪驍勇善戰初以舍人從軍正統末積功至指揮同知也先逼京師既退彪追襲餘寇於保定頗有新獲進署都指揮僉事明年景泰改元詔予實授充遊擊將軍守備威遠寇攻圍土城

彪砲擊之死者百餘人。彪遂遁。當是時塞上日用兵而彪勇畧絕出流輩。每戰必捷。連北亦知其名。以故一歲中數遷至都督僉事。然彪武人不知法度。又恃從父亨勢多縱家人占民產。又招納流亡五十餘戶。擅越關置莊墾田。連爲給事中李侃御史張奎所劾。請并罪亨。帝宥二人罪。但令還民產。遣流亡戶復業而已。三年冬充右叅將。協守大同。彪素驕橫。爲巡撫年富所抑。不得肆憾之。英宗復辟。召彪還時亨方得志。彪遂誣奏富罪。敗之。獄時議益惡之。未幾進都督同知。再以遊擊將軍赴大同。備寇。彪至與叅將張鵬

等甯至磨兒山賊千餘騎來襲彪率壯士衝擊斬賊
酋犯禿王寧其旗俘斬百二十八人追至三山墩又敗
之斬北十二人論功封定遠伯進擊如故天順二年
命僧高陽伯李文赴延綏禦寇遇疾召還尋充總兵
官勦賊寧夏明年賊二萬餘騎入掠安邊堡彪與彰
武伯楊信等禦之連戰皆捷斬其首鬼力赤追之出
塞賊復聚衆還掠與官軍遇轉戰六十餘里大敗之
生禽囚十餘人斬首五百餘級獲馬駝牛羊二萬餘
爲西北戰功第一捷聞進侯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
弟兄之廢特一門二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後謀

鎮守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權爲帝所疑遂及於禍
下皆快其死而惜朝廷失一驍將云後天順元年進
士助亨籌畫時都督杜清出亨門下後造妖言有土
未掌兵權語蓋言杜也事覺後伏誅清流金齒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之孫也幼英敏及長博聞強
記善論好談兵洪熙時授勳衛正統中從征麓川有
功擢錦衣衛指揮僉事十四年遷署都指揮僉事車
駕北征扈從至大同超拜都督僉事充叅將佐總兵
官劉安鎮守時賊勢熾甚議旋師登告學士曹瑄等
敵追騎迫車駕宜入紫荆關王振不從卒敗績於土

休當是時大同壁壘蕭條城門盡閉人心恟懼登城
既奮勵修城操繕器械拊循士卒死問傷親爲藥
創傳藥衆皆感激或曰城旦夕且陷何自苦爲登曲
吾誓與此城共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頃之也先擁
帝至城下使袁彬入城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登閉
門不納而安與侍郎沈固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等
出謁以金幣進請如約也先笑不應是夕駕住城西
登謀遣壯士劫賊迎駕入城不果明日賊竟擁駕去
景帝監國進都督同知充副總兵未幾遂代安爲總
攝廣十月也先犯京師登將率所部入援先以蠟書

馳奏比奏至賊已退景帝褒荅之進右都督既而賊以六百騎侵邊城下登擊却之尋上用兵方畧十餘事詔兵部頒示諸將景泰元年春賊自順聖川入寇駐於沙窩登督兵與戰敗之追至桄桄山再戰賊又敗之得所掠人畜八百有奇捷聞封定襄伯自土未之敗邊將畏敵無敢與戰者至是登以八百騎破敵數千邊軍爲之爭氣四月賊數騎復掩至城下登出東門與戰佯北賊追入土城伏兵起敗之賊遂遁登獲賊且復至令軍士齎毒酒羊猪楮錢僞若祭塚者見賊佯走賊爭飲食死者甚衆六月賊復以二千騎

入寇登再擊却之時也先奉上皇至城外聲言送駕
還登等設計具朝服候月城內潛伏兵城上俟上皇
入即下月城牌既及門賊覺之遂擁駕去初鎮守中
官陳公與登不協巡撫沈固疏聞請更調一人會都
指揮姚貴舉公不法二十事公疑登構之摘其微過
以聞帝謂于謙曰大同藩籙公與登如是何以固圍
其遣人代公還諭登俾知朕意謙請勘其互訐事帝
命勿勘登由是愈威奮及上皇還代王上書頌登功
且云有自賊中來者言其初計欲取大同爲巢穴數
數謀攻及每至輒敗有一營數十人不還者賊自是

氣懾遂奉止皇還宜降勅獎勞兵部言登已封伯乃
止二年登以老疾乞休舉石彪自代且請令其子嵩
充宿衛帝不聽辭以嵩爲散騎舍人時沈固在大同
久事多廢登劾奏之而薦尚書楊寧布政使年富堪
代又言大同既有都御史又有巡按御史其僉都御
史任寧宜止巡撫宣府帝悉從之遂以富代固而徵
固及寧還四年副總兵孫鏜與登不協登稱疾不出
互訐奏詔切責鏜已又勅登與鏜曰前得登奏懇鏜
及其子宏欺凌狀已降勅責鏜并令御史究宏罪今
年富又奏登因構隙堅卧不出且言登謀畧雖優局

量則隘鍾駝勇可取言實悖違深中爾病勅至務釋
前憾共濟時艱否則聽富勅治思不爾再其秋登竟
以疾召還初英宗之過大同也遣人謂登曰朕與登
有姻何拒朕若是登奏曰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英
宗衛之及復辟登懼禍首陳八事請即日改元重用
石亨楊善張軌反外戚孫繼宗顯宗等語多迎合尋
命掌南京中府事明年召還言宜勅登陰結陳汝言
獲召請正其罪法司鞠實當斬帝宥之降都督僉事
甘肅立功憲宗即位詔復伯爵充甘肅總兵官居數
月用朱永等薦召掌中府事總神機營兵成化三年

上疏言軍務請增騎兵整步伍利器用養將才禁奸
民帝皆嘉納明年復設十二團營命登偕朱永提督
之八年卒贈侯諡忠武登儀觀甚偉髯垂過腹爲將
兼智勇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初至大同士
卒可戰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
數萬人嘗以意造攬地龍飛天網鑿深塹覆以土木
如平地賊入圍中發其機自相撞擊頃刻皆陷又倣
古製造偏箱車四輪車中藏火器上建旗幟鈎環聯
絡布列成陣戰守均有賴焉然爲人挾術尚權孝莊
山陵之議百官方哭請登與會昌侯孫繼宗獨先出

避世故議者謂其氣志大而心不純云登能詩明
世武臣無及者無子以從子嵩爲後登謫甘肅留家
京師嵩悉窮其衣食登妾有縫紉自給而瀕於死者
登還歎然之以其壻于會昌侯侯嘗活已于難隱忍
不發及卒嵩遂襲爵後終以非登嫡嗣嵩卒子參降
錦衣指揮使

朱謙夏邑人永樂初襲父職爲中都留守左衛指揮
噲事洪熙時隸陽武侯薛祿討北寇有功進指揮使
宣德元年復以北征功進萬全都司都指揮僉事正
統六年與叅將黃真巡哨至伯顏山遇寇擊走之明

次聞安南遇兀良哈三百騎又敗之追至莽來衆
賊越山澗遁去乃還時謙已遷都指揮同知乃以爲
都指揮使八年充右叅將守備萬全左衛明年與楊
洪破兀良哈兵于克列蘇進都督僉事尋爲所部發
其不法事帝以時值防秋宥之十四年復以北征功
進都督同知及帝北狩也先擁帝奉至宣府城下令
開門謙與叅將紀廣都御史羅亨信不應遂去進右
都督與楊洪率師入衛會寇已退追襲之近畿謙戰
失利官軍死者百二十人洪劾之兵部并劾洪擁兵
不救景帝俱弗問洪之入總京營也廷議欲得如洪

舊代之食舉謀乃進左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宣府景泰元年五月寇入犯謀率兵禦之次關子口寇數千騎突至拒以鹿角發砲擊之少却既而復集如是者數四謀還軍寇復追之時都督江福來援失利謀軍亦有死傷然謀率力戰却敵踰月寇二千騎復南侵謀遣都指揮牛璽等禦之戰於南坡謀見塵起率眾將紀廣等馳援之戰自己至午矢砲交發寇遂敗遁論功封撫寧伯當是時賊勢張甚屢擾宣府大同意二城旦晚可下乃謀守宣府郭登守大同數以羸師挫其勁騎也死自是知邊城難犯始有還上聖意其

秋上聖還道宣府謀率子永出見厚犒其使者既而
謀報賊五千騎毀牆入寇及察之乃也先貢師也於
是下詔切責之謂以貢使爲犯邊又倍增其數他日
大寇猝至能料強弱爲戰守耶謙惶恐上章謝明年
卒於鎮贈侯子永襲謙在鎮久善戰然勇而寡謀故
其名不若楊洪石亨郭登之著成化中謚武襄永字
景昌既嗣爵分領宣威營天順四年宣大告警帥京
軍巡邊七年總三千營尋兼神機營憲宗立改督團
營領五千如故成化二年荆襄盜劉通作亂永與尚
書白圭討之進師南漳擊斬九首有奇會疾作留檄

扼南漳而主率大軍先進已主大破賊永率軍往會
道遇餘賊俘斬數百人其秋復進討石龍馮喜大破
之二賊皆授首論功進爵爲侯明年春毛里孩犯邊
命永佩平胡將軍印率都督劉聚鮑政統京軍二萬
禦之會遣使朝貢乃班師六年阿羅出寇延綏復拜
永將軍偕都御史王越都督劉玉劉聚往討遇賊獲
家寨擊敗之賊萬騎分五道至戰於開荒鋪賊少却
乘勢馳之賊棄輜重走至牛家寨賊見都指揮吳瓚
兵少圍之適都指揮馬儀指揮李鎬滕瑾兵至復力
戰劉聚及都指揮范瑾神英又分據南山夾擊賊大

敗阿羅出中流矢適先後俘斬百餘人獲馬千餘還
所掠畜產七千有奇甲仗器物稱是時斬獲雖無多
然諸將咸奮勇力戰追賊不舍邊人以爲數十年未
有也論功永世襲侯爵賊雖少挫猶據河套明年正
月永等乃條上戰守二策部議請慎守禦報可三月
賊復以萬餘騎分掠懷遠諸堡永等分兵爲五設伏
敗之追至山口及覓忽都河賊復敗而越及進擊蔡
瑄別破賊他部捷聞璽書獎勵永等再請班師皆蒙
許閏九月賊復以二萬餘騎入掠宋等擊退之歲將
盡乃召永還留越總制三邊十四年加太子太保明

年冬遼東巡撫陳鉞奏遼東部張伙加當將爲寇鄆
縣永靖由將軍討之鄆中官注直監督軍務永等五
路源以俘斬千餘衆遂晉爵保國公又明年正月張
綏告警注繼復募直出兵乃命永爲將軍越提督軍
務直仍監督越欲專其功紹永率大軍由南路赴榆
林而已與直選輕騎出孤店關乘風雪薄威寧海子
盡俘其衆而還而永竟不見賊道迴遠所費兵食巨
萬馬萬七千餘匹死者五千餘比至榆林三日即勅
班師於是越以文臣得封伯直蔭錫踰等而永無功
憤不貲久之進太子太傅十七年二月復偕越直出

師太周禦亦思馬因獲首功百二十遂賜襲世公
九年秋小王子大入邊宣火告急時越與直已得罪
以永爲鎮朔大將軍中官蔡新監其軍往討既至督
諸將周玉李璵等擊敗還仍督團營二十二年春或
投匿名書言永圖不軌永乞解兵柄不許其冬手勅
加太傅太子太師弘治四年監修太廟成進太師永
長身偉貌有威重治軍嚴肅所至多奏功前後八佩
將軍印內總十二團營兼掌都督府一時列侯勲名
無與比九年卒追封宣平王諡武毅子暉嗣給事中
革奏言永功不當公朝議止予襲一輩後皆襲侯詔

可暉字東陽屢從父塞下多歷行陣弘治五年授勳
衛既嗣爵分典神機營十三年孝宗更置京營大帥
命暉督三千營兼領右府事火歸入大同平江伯陳
銳等不能禦穉暉代之以至寇已退乃還明
并春火歸還小王子大入延綏寧憂命若都御史史
琳督叅將神英等禦之琳以寇衆請濟師復命暉佩
大將軍印統都督李俊李澄楊玉馮儀劉寧五將往
而以中官苗達監其軍暉等至寧憂寇已飽掠去乃
與琳遠定計帥五路之師從紅城子墩出寨乘夜搗
寇巢於河套寇已覺徙帳北遁僅斬首三級獲馬駝

牛羊千五百以歸。未幾，寇入蹕韋州，環縣靈州，花馬池直抵固原，轉掠平涼、慶陽二郡境。關中大震，兩鎮將校嬰城不敢戰。寇遂恣殺掠，所至若無人。而暉等方還軍榆林，畏寇不急赴。比至，斬賊十二人，還所掠牲口四千，遂以捷聞。烏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所劾帝降勅責暉，而千戶牟斌劾事還，備陳諸將失機狀。且言暉多所徵索，暉疏辨反辱斌。俸是役也，諸大帥貪緣受任，實非制勝才。師行多紆迴，且無紀律，邊將如鄭鈞、鄭英輩皆選懦，退避致寇益得志，遺民死者無筭。時賂通禁而諸郡困轉輸，關隴之物力耗焉。帝

部餉軍費至合古餘萬他郡徵發稱是計先後獲前
功十五級而邑建臣皆以爲耻連章劾三人罪帝素
仁柔遠有內援竟不問已上鴛鴦有功將士凡萬餘
將偏加錄叙尚書馬文升等力持之大學士劉健亦言
不可而帝先入遠等言竟錄二百十八人署職一級餘
皆被賚給事御史交章論奏皆不納明年班師帝遣
中官齎羊酒勞之郊外伸及御史林世遠等復極論
暉罪終不聽十六年暉總督團營領三千營若府如
故武宗即位之月寇大入宣府復命暉偕遠琳帥師
往戰至琳等以寇盛請兵部別爲計給事尚書奏曰

琳等并膺庸人嘗兩總宣府榆林兵事十無成功今
奈何復命二人往邊人聞之將謂中朝無人乞早爲
巡所毋令再敗事未幾寇復轉掠大同叅將陳維寧
斬八十餘級還所掠人口二千七百有奇暉等奏捷
列有功將士至二萬餘人給事中徐忱請遣使覈實
帝以既有紀功官寢忱奏師還忱及御史李天賦等
復劾暉等違上章自理被溫旨褒荅重爲言官所論
於是命兵部侍郎閻仲宇大理丞鄧璋往勘言所報
多不實而宦官交左右之詔兵部亟敕兵科都給事
蔣汝洪等因言賞罰人君大柄比將臣假衝鋒破敵

吳綬嘗充之者以倖功掩罪而陛下轉聽之彼或身
臨東師安列姓氏或備人代徃竊冒已功聞前日太
嗣之戰遺事在前多被創痍京軍在後鋒鏑不及今
敘功則獨歸宗軍畧於遺卒後有寇患誰復用命暉
遣等當狀歎固罪時琳已卒終以違故衆咸得給賜
既而劉瑾得志暉等夤緣瑾更奏錄功太薄將士缺
望請依成化間白狐莊例普行進秩兵部力爭之帝
竟從暉官制下朝議沸騰兵部復持不可卒不納於
是得擢者千五百六十三人暉尋加太保正德六年
擢華麒麟侯正德間充總兵官鎮兩廣與姚鏌平田

州誅岑猛如太子太保嘉靖初召還久之守備南京
卒子岳嗣亦守備南京隆慶中卒無子從弟岡嗣卒
子繼祖嗣卒弟繼勛嗣協守南京已改守備萬曆間
遷至臨清鈔關主事許昂臣徵其稅留之數日繼勛
憤恚投水死昂臣坐解職孫國弼嗣天啟中楊漣劾
魏忠賢國弼亦乞速賜處分消蕭牆禍忠賢怒停其
歲祿崇禎時總督京營溫體仁柄國國弼抗疏劾之
詔捕其門客及繕疏者下獄停祿如故由是中外以
國弼爲賢及福王立自稱定策勛詔進封保國公自
是變其初節與馬士英阮大鍼等相結力排正人以

至於亡

論曰正統之季邊帥屢經敗衄師徒覆沒至土木之潰車駕蒙塵中原壯士畧盡矣蠢爾殘暴一旦逞鴟張之勢豈復有天朝威力在其意中哉以天之道宗社之靈時則有二三宿將楊石宣力巖疆而金甌之奠乃如故不然雁門不守烽火達於三關蒿目金臺且危如累卵矣將鑒輿之返駕又奚敢望乎由是以觀論功行賞折土剖圭在當時亦不爲過矣獨是寵擬生驕負乘致寇亨吉祥蕩陵僭越此自小人取敗趨由而遡厥前勞固有終難泯沒者耳且夫功高守

讓此何如事而謂可概望之介璽貂珥之徒乎殆必
不能矣